

## 【旅美感怀】

□陈中华

这一次在美国居住了两个月,因非公务,与美国各界人士没什么太多接触机会,自然谈不上交友。但是,也恰恰因为孩子的关系,与几位美国普通人有了一次或多次的接触,印象颇深。

儿子迁新居,有了新邻居。隔一条林荫道,北邻是一栋粉墙平房别墅,没围围墙,室外是草坪,一位灰白发、高壮的七旬老人总在那儿整理,一位显然是他妻子的老妮偶尔帮他。儿子说,这是一位退休警察,为人热情,邻居们若有什么事都找他帮忙。他正想着将自己的房子卖掉,租房住,再购一辆房车,以后的事便是旅游。哦,卖房购车去旅游,在中国真没听说过。我们自然要结伴邻居,一个雨霁下午,我们在草坪外道上与他搭讪,妻子附带送了他一小盒中国茶叶,对方很高兴,说欢迎来这里居住,以后就是邻居了。

我们问他旅游为什么不乘飞机,这个年龄开房车旅游是否太累。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,他说自己以前是个机场警察,非常清楚美国机场安检太粗糙,他对此有些担心。

西邻是一家热情的美国人,两次主动来拜访,可惜我都没在家。

回国已三四个月,儿子来信说,退休警察邻居租了房车,载着一家老小出去旅游两次了,美国住宿费昂贵,晚间都睡车上,这种旅游花费实惠得多。说他的房子还没卖。

不知何故,两年前孩子结交了史考特一家人。史考特今年60岁,与儿子很谈得来,经常问起儿子的父母什么的,一次经电话沟通,对方同意与我结为兄弟,要我为他起个中国名字。我在族内排辈为

知道苏东坡和荔枝是在五十几年前。那是在胶东农村低矮昏暗的土屋子里,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胶东地处北方,盛产苹果以及梨桃杏一类,荔枝长什么样子是想也想不出来的,但随着老师的讲解,我和小伙伴们还是禁不住流出了口水,心想这个姓苏的可真有福气,什么时候能让咱品上一口或者看上一眼也好啊!

课上过,诗的前两句被忘到头发梢上去了,后两句却刻进心扉,以至于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只要一有触动,便会在心头涌动。

有人说好诗如同美酒,是可以醉人的。苏东坡的《荔枝诗》却胜过美酒,它醉的、温暖和滋润的是人生——许许多多的人生。

后来我进了城市,看到了荔枝,吃到了荔枝。

后来我去了泸州,走进了虬枝如龙、绿荫如盖的荔枝园。

泸州地处川南,属于长江上游地带,却盛产荔枝。据说唐代诗人杜牧《过华清宫》中描写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中的荔枝,就是产自泸州,而后经由快马驿站,越过重重关隘送达长安的。泸州的荔枝确乎非同寻常,坐在绿荫如盖的荔枝园里,一边品尝着荔枝一边谈论着文学和未来,那情景与苏东坡诗中的意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然而泸州没有苏东坡,没有令苏东坡和千万读者为之倾倒的岭南荔枝。

时光进入2014年9月,应香港商报的邀请,我和八位知名作家一起来到被称为“岭南名郡”、“粤东门户”的惠州。因为活动是“品鉴岭南”,听取当地情况介绍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。

“我们这儿的荔枝非常有名,当年苏东坡就是在我们这儿写下那首《荔枝诗》的。”介绍会一开始我就被惊住了。

什么?苏东坡的《荔枝诗》……

我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坐到身边的旅游局长。为了发掘地方名牌,增加旅游收入,如今有些地方是什么怪招都使得出来的。旅游局长却是一脸坦然。“苏东坡当年就是流放到我们这儿来的。”她翻开一本介绍当地景观的画册,指着上面那首《荔枝诗》和一片山峰说:“你看,这就是罗浮山……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说不出是惊讶还是感动,一股热流从心底升起。苏东坡……荔枝……相距五十几年和数千公里,在这里,我终于找到了那片诗的圣地。

参观、游览、体验……接下来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,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苏东坡和他的荔枝。那天进入罗浮山区,汽车行驶中,路边“东坡荔枝节”的标牌映进

## 和美国人交朋友

我一时竟有些尴尬。但是,此事也引起我无尽的猜想:在美国,下级给领导送礼和中国有什么不同?

“义”,我就说,干脆叫陈义和吧,蕴意也挺好。他的中国名字就叫陈义和,我就有了这个美国“本家哥”。

儿子买了房,陈义和送来一台烧烤机祝贺。“温锅”时一家人都来了。他身材修长匀称,妻子漂亮又显年轻,是他大学时的同学。他有两个儿子,携三个孙辈都来了。三个孙子孙女不哭不闹,聪明可爱。史考特正学汉语,水平像中国电视上初学入门的西方人,谈话时我说“民主”一词,他怎么也听不懂,从手机屏上多次打出汉字“名著”问我是否。我们见面中的两次是在基督教徒的活动日,作为一个作家,我为了解这方面知识和“感受”而去,他则是一名志愿者。一处教会分为英语堂和汉语堂,汉语堂里参与活动者多是华人,包括港澳和台湾人,还有少数欧罗巴面孔。任何人发言都使用汉语,史考特特持无线话筒,始终侍立在后面,谁举手发言他就将话筒递给谁,时而吐出蹩脚的汉语。我方才悟出他为什么不到英语堂听课:他是为学习汉语。

他告诉我,他想卖掉自己的公司去中国,中国对于他来讲是个神秘的地方。我以为他是要去旅游,他解释说主要是在青岛住一段时间,青岛被我自己夸得太好了。我问,你怎么住?他说想创办个小公司,就是门市,他本人有一绝妙的自酿啤酒的工艺秘方,没外泄过,他想和我妻子合作在青岛开设门市。有一次,他专门提溜来十多斤自酿啤酒,我喝着,确实是有史以来品尝过的最甘美的啤酒。

再以后我又得知,中国对他的吸引

力主要缘于他的女儿。他女儿已在湖北教英语两三年,后来转到了深圳,为着个人的爱好和事业还未结婚,她给她家人的信息中传递了不少有关中国的魅力。

美国人与人文交往很少客套。一次,一美国人到家中修葺,完工后妻子依中国的习俗客套说,在我家吃饭吧。不想对方痛快地应承下来,还说:让我妻子也来吧,我要下班接她的。因丝毫没有准备,妻子只好设法以送实物酬谢的方式搪塞过去。

儿子所在公司是一大跨国公司,在中国也有分公司。丹佛分部的一位负责人一次携8位同事来家中做客。中间,我讲起中国属相问题,他们纷纷向我询问自己的属相,当说到一个人属猪时,同事皆哄堂大笑。事先,我把从国内带去的齐河产现代黑陶工艺品——一对宝葫芦托儿子单独送给了那位“老板”,并嘱儿子解释,中国龙山文化已有4000多年历史,其典型代表是龙山黑陶,由济南龙山发现……对方偕同事来做客,还我一本印刷精美的丹佛风景摄影册,由儿子翻译,当着所有同事对我说,“你送我的礼物很珍贵,我很喜欢,谢谢!”我们去美国不可能给儿子的每一位同事带礼物,依中国习惯,只私下单独送给了领导——他,不想竟如此实在、直率,当着众人面说出这事。我一时竟有些尴尬。但是,此事也引起我无尽的猜想:在美国,下级给领导送礼和中国有什么不同?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、作家)

## 【行走笔记】

□刘玉民

## 岭南寻诗



眼帘,我便随口问起什么时候去东坡荔枝园。陪同的导游和市文联主席告诉我,因为季节不对——荔枝开花是在早春,果是在盛夏——这一次没有去荔枝园的安排。“罗浮山是道教名山,是葛洪修身炼丹的地方,值得看的地方是很多的。”二人见我收了笑脸,连忙解释说。

我却并不领情,说:“好不容易来一趟罗浮山,荔枝园要是看不上,遗憾可就大啦!”

听我这样说,导游和文联主席当即宣布临时增加一项活动,带领大家到十里外的东坡荔枝园去看一看。

岭南的仲秋,全然没有北方霜叶如花,红黄遍野的景象,有的只是层层叠叠却又千变万化的绿色。沿着绿色的山路,不一会儿,我和同行的朋友们便置身于半山腰的一个观景台上了。

“大家看,这就是东坡荔枝园。当年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品尝荔枝并且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《荔枝诗》的。”导游介绍说。

站在观景台上放眼四望,漫山高挺壮硕的荔枝树,有如沧海奔浪,构成了一幅雄浑壮阔的景观。在那景观的深处,我分明看到了苏东坡和他的爱妻朝云的身影。

苏东坡是从颍州知府的位子上被贬到惠州的。听说要到“瘴疠横行”的“蛮荒之地”,去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宁远军节度副使——那处境与“文革”期间被降职下放,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“走资派”没有多少区别——苏东坡的几位妻妾找出种种理由,再也不肯随行了,侍女出身的小妾朝云正是在这时候慨然而起,表明了要与苏东坡生死相伴的意愿,使苏

东坡那滴血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和滋润。

惠州迎接苏东坡的是无尽的青葱和芬芳,盛情和尊敬。而像在黄州、颖州一样,身处逆境的苏东坡没有沮丧绝望,没有悲天悯人,没有自甘沉沦,没有随波逐流,而是以一种随遇而安、乐观豁达的心境,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。

岭南的荔枝成就了苏东坡。苏东坡也成就了岭南的荔枝——中国的水果何止千万,像这样因为诗歌而流传千古,以至于无人不知、家喻户晓的唯有荔枝,岭南的荔枝而已!

我说不出喜悦和庆幸,导游和文联主席告诉我的却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局:《荔枝诗》传进京城后,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朝廷大员看后不觉忿忿然,苏东坡那小子也太得意了吧?怎么能让那小子这样得意呢?于是,一道再贬海南儋州的指令,没过多久便出现在苏东坡面前。而流放海南,是当时只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

因诗(文)得名,名扬天下;因诗(文)落祸,祸比深渊。何况其时苏东坡已是六十岁的老人,爱妻朝云也因病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好在历史并不是某些权臣的家谱,一千多年后的今天,苏东坡纪念馆、苏堤、朝云雕塑和墓地、东坡荔枝园等遍及惠州,《荔枝诗》更是传遍了世界,那些“魑魅”却早已成了灰尘。站在罗浮山的荔枝树下,我依旧看得见苏东坡和朝云当年的身影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南木林县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。

我们进入宾馆院内,刚刚下车,等候已久的藏戏班揭开了欢迎我们的序幕。

在我们面前,一支由十余位演员、两头黑牦牛组成的队伍开始登场表演了。

屋檐下,有两位老者在伴奏,一位盘腿坐在地板上,面前的架子间立着一面鼓,他双手各持一柄鼓槌,甩开胳膊撞着鼓,咚咚的鼓点紧凑雄壮;另一位笔直地站着,双手攥一副钹,不时地碰撞出自己的声音。

此刻,我们就在藏戏中间,或者说,藏戏就在我们中间。只要我们愿意,无需谁邀请,随时都可以抬腿加入其中。这就是藏戏一脉传承的平民色彩。它从不需要搭建高高在上的舞台,而是立足于坚实大地,表演到哪儿,哪儿就是舞台。峭壁雪山,咆哮江河,青青草原,一切大自然怀中诞生的孩子,都是它永久的背景。

眼前表演的藏戏是一出传统藏戏的片段,讲述的是唐东杰布历经磨难建桥的故事。演员们中有一位老者扮演唐东杰布,他赭黄色阔边荷叶帽罩下,白发披拂,白须垂挂,穿着戏服,手持一条一端尖尖的“达达”,神情沉稳凝重,类似京剧中的老生;两位十一二岁的孩子,都穿着戏服、戴着戏帽,表情兴奋,举止踊跃;两位装扮整齐的年轻人,戏服上有长长的袖子,表演起来一抖一收,类似我们熟悉的水袖。

那两头负重的黑牦牛有一人多高,又胖又壮,眼珠子红如宝石,两条弯曲的犄角上挂着洁白的哈达。

头戴蓝面具的那八人扮演的是建桥的工匠。他们都身穿同一式样、鲜艳的戏服,脚蹬彩色戏靴,手中攥着一条缠满五色绸缎的“达达”。在藏戏中,蓝色面具表示正义与勇敢,属于勇士所戴。这点与京剧有些类似,在京剧中蓝色脸谱属于以窦尔敦为代表的性格刚烈、勇猛暴躁的勇者。

这样一支队伍更像一个至少三世同堂的大家庭,显然够不上一个藏戏团,仅能称得上藏戏班。它平时散落于多角乡、艾玛乡等乡村,来自于生长青稞和土豆的大地,根据需要,或兴之所至,随时召集演员,随处尽兴表演,自娱自乐也娱乐他人。

伴随着鼓钹声,演员们专注地跳着,

## 【简看西藏】

## 融入藏戏

□简默

闪转腾挪,身形变化,动作一致。所有身上穿的、头顶戴的、手中攥的,都派上了用场,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出戏中,构成了大千世界的一个场景。牦牛们相互戏耍着,稳健地穿插在中间,展现着一副人畜和谐同处的愿景。

不知是谁唱了起来,声调高亢嘹亮,圆润浑厚,犹如山林山雀,第一声鸣叫刺破了夜的沉寂,唤醒解冻了江河;又似裂帛之声,第一道阳光率先迸射出天幕,照亮激活了雪山。有人开始说着,语调快速流畅,如水银泻地,铮然有声。说唱的都是藏语,我丝毫听不懂,但能感受得到那种属于藏民族的粗犷豪放、乐观向上。

藏戏起源于公元14世纪,传为高僧唐东杰布所创。唐东杰布是当时西藏最著名的建筑师、藏戏的开山鼻祖。藏族人民一直视他为创造藏戏的戏神和修建桥梁的铁木工匠的“祖师”,是创造、智慧和力量的化身。

鼓声止了,钹声停了,藏戏戛然结束,留下雄浑高亢的说唱萦绕在蓝天白云间。它和所有扎根高原的艺术一样,都深深烙印上了高原的印记,一抬足、一张口,那种大江大河的气势便滚滚涌出,那种离太阳最近的骄傲便如热浪灼人。

戴蓝色面具的演员们一起揭下了面具,高举着手中的“达达”,整齐地站在我们面前,他们是清一色的小伙子,一张张又黑又红的脸膛上,浮现着随和轻松的笑容。

他们戴上各自的面具也不是“神”,是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与遥远和时光有关;取下面具还是人,是自己,活生生的自己。

那两头黑牦牛也露出了“庐山真面目”,竟分别是由两个成人披上道具扮演的,其中竟有一位垂垂老者,白发间盘着一条红布。

这一出短短的藏戏,我至今也不叫它叫啥名字,但其中老人、年轻人和孩子的共同参与,营造了一种在艰苦劳作中欢欣鼓舞的氛围,让我亲眼见证了藏戏源远流长的雅鲁藏布江,从唐东杰布时代一路流来,流到了今天。

藏戏班在收拾着道具、服装,一旁并排停着他们的摩托车,像来时一样,他们将骑着摩托车带着藏戏回到他们的家园。这就是藏戏,摩托车能够载着到处奔跑的藏戏,正是它的流动性和平民性,使它一直保有旺盛的生命力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)